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四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6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2插页 180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

统一书号: 11072·207

定 价: 1.50元

目 录

我是沙场过客——北伐战争回忆之一

.....李汉魂 (1)

“七七”事变后天津战役纪实.....刘景岳 (31)

“七七”事变南苑抗战及撤退以后

.....刘增祺 孙家骥 (40)

卢沟桥事变后的一次国民党元老会.....吴先树 (49)

抗战初期天津地下出版的抗日报刊.....乔多福 (52)

天津沦陷后秘密出版的《纪事报》.....史 馥 (58)

抗战期间天津的抗日杀奸团.....张世一 (65)

天津沦陷后我在教育界的抗日活动.....张卓然 (74)

日本侵华时期的天津傀儡政权.....黎始初 (93)

日本侵占天津时期的“治安强化运动”.....黎始初 (108)

胡嗣璠日记中对文绣和溥仪离婚的记载..... (122)

张伯驹生平事略.....朱经畲 (140)

天津早期的京剧票友.....郭定荣 (161)

天津名票友王君直·····	姚亮畴 (164)
记著名票友袁寒云·····	朱经畲 (167)
天津“票界之王”王庾生·····	李英斌 (170)
天津十年 (续完) ·····	许姬传 (177)

质疑·订正·补充

关于天主教传入天津的时间·····	林开明 (219)
关于“海张五”的身世·····	林开明 (220)
有关“海张五”的一点资料补充·····	赵永生 (221)
对《解放前国民党天津市地方组织的活动概况》 的补正 ·····	张卓然 (223)
对于《卞白眉日记摘抄》的若干补正·····	张澜生 (225)
「补白」“铁军”的由来·····	黄慎怀 (30)

我是沙场过客

——北伐战争回忆之一

李 汉 魂

一、北伐军从两广地区蓄势待发

一九二六年，岭南春早，淑气氤氲，使潜藏已久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蓄势待发。两广地区以当时军政统一的新局面获得人心的拥戴，蔚成一种新兴的革命力量；而北方军阀连年混战，地方糜烂，生民涂炭，全国广大的城乡，正瞩目的这一种南方的新兴革命力量发挥历史作用，解民倒悬。

人心向背，在任何时候都是决定一种力量成败的关键，连海外的侨胞，也象孙中山先生领导反清时代一样，要求打倒列强，肃清军阀，继承孙先生遗志、奠立民主富强中国的不拔之基。各方请愿代表纷至沓来，吁请革命政府早日出师北伐。三月，广东方面已开始作出一系列准备，把省内的部队编成六个军，加上广西的一个军和湖南省内为地方军阀压迫排挤而志愿

编者按：

李汉魂先生，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总统府参军长等要职，侨居美国多年，现年九十三高龄。这篇有关北伐战争的回忆录，是特应本会之请而写的。

参加革命的部队编为一个军，这样的革命阵容，声势浩大；而军事行动往往是意味着战斗双方实际力量的比赛，革命政府和革命人民也深切理解到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息息相关，士气可用，同时须要军实的充分组织以及其后续不虞匮乏；这在南方一隅对比北方广大地区，尤其是奉、直、皖三系军阀多年广有积累、帝国主义背后撑腰，从物质角度衡量，本来是难于成为比例，于是，精神力量的发挥与纵横捭阖的运用，遂成为当时取胜的唯一要着。孙中山先生在日，便曾提出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作为国民党中一项重要策略，正确沿着这一策略路线前进，蓄势待发的北伐革命部队等候着动员令。

海内外的人们，特别是南方的广大军民对北伐这一伟大行动没有任何怀疑，国民党赢得了空前的威望。有几件事是标志着团结的愿望和革命部队一以当十、力抵万钧的大无畏精神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一个决议案：接受海内外的共同意愿，出师北伐。

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李济琛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颁动员令，部队在广州誓师，并就所有可以动员的部队中酌留一部分作为安定后方的因应和机动调遣以外，一律束装就道，李济琛以总参谋长身分留守广州，协调一切军政事务；总司令部设置准备流动战地统一指挥的总司令行营，任命了白崇禧为行营参谋长。

北伐军战斗部队八个军的番号是：

第一军为何应钦统率的整个军。

第二军为谭延闿统率的整个军。

第三军为朱培德统率的整个军。

第四军为李济琛兼领，辖两个师，即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十二师，由副军长陈可钰统率。

第五军为李福林所辖，参加战斗序列者为其中一部分。

第六军为程潜统率的整个军。

第七军为李宗仁统率的九个团。

第八军为唐生智统率的整个军，当时全军已经在湖南境内。

北伐军兵力约共十万人，对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系的部队共四十余万众，在数量上诚然是处于下风地位的，但历史从来是对仁义之师押下最公平的一注，自古以来的战略纪录，以寡胜众、以弱胜强，也就是对于暴虐者一种无私的惩罚。

其实，早在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革命军总司令部之前，北伐的部队就已经开始，集中计划和战斗序列有些已经提前付诸实施了。第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以及第七军的一个旅是分期分别进入战斗序列的，尤其是十二师的独立团叶挺部队最先出发突入湖南，叶团不但是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而且它的战略意义在于直接紧急支援唐生智的第八军，使其所处的防地衡州解除正面和右翼受敌；至于更深远的战略价值，则是唐部原来为湖南附义部队，北伐军能与唐部联成一气，对整个战争是赢得时间赢得空间的有力措施，并且为其他兄弟部队得以从容集中、进入序列铺平了道路。所以当叶挺独立团跨出广东北境，即迅速抢越郴州，急赴永兴，插进安仁，把由攸县南下的吴佩孚部队驱返攸县，从而再攻克攸县，这一来，既使唐生智的第八军无背腹暴露之虞，湘南一带亦肃清了敌踪。叶挺独立团

的首次告捷，是团长叶挺与参谋长周士第和全团官兵以及举国上下同心一德创造出来，而团一级有参谋长的建制也自此时开始。

二、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

十二师在琼崖时，我原任师部参谋处长，后被选为师党部常务委员，接着又曾担任师军官教导队队长。十二师原辖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等三个团，三十四团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三十五团团团长缪培南、参谋长苏德森，三十六团团团长黄琪翔、参谋长吴奇伟，基于十二师是由原独立旅扩编而成，归第四军领导，师长本由原旅长张发奎将军升充，但张一再谦辞，所以暂由四军的副军长陈可钰将军遥领，张则以副师长负实际领导责任；直到琼崖全部底定，陈可钰将军对兼师长职务坚决请辞，意思也就是让张发奎相符名实，以专责成；张是血性汉子，对于事情很有担戴而且颇具前瞻的目光与魄力，加上当时的革命风云汹涌，北伐的伟大行动已经如箭在弦，十二师也就重新部署了阵容，张正式就任师长，朱晖日为副师长，许志锐为师参谋长。此外，陈芝馨、邓龙光、韩汉英等，那时都同在十二师，我们这些战斗的朋友，在部队中同为袍泽，在军校时曾为同窗，除了有些中道牺牲或亡逝，我们一直在天南地北地共同战斗了几十年，不过此是后话了。不久，又因师内经过普遍整训，把一些曾经担任追击盘踞琼崖的地方军阀任务结束后的队伍合并，编为三十四团，许志锐改任团长，原叶挺三十四团则改为独立团。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九日，十二师奉到命令，除以三十四团留守琼崖外，全部集中广州，参加北伐行列，这本来在我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了。上节已经提过，广州的革命

政府从五月初便作出了一系列的决定，我们日夕生聚教训，磨砺以须，原也就为等候这一命令，尤其是在五月以前，广州方面根据湖南唐生智的第八军告急电报，已先期派遣了我师叶挺独立团间关疾驰赴援，安仁、攸县之役概见前述。此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五日的事，我调三十六团参谋长。

叶挺团以轻师连续犯难建功，北伐各军在粤部队，遂得以按总司令部部署陆续出发。吴佩孚在湘南失利，退据长沙、岳阳，东联孙传芳，北面从河南、湖北调兵南下，他们在喘息，我们在蓄锐，中间有一个多月前线无战事。

我十二师和陈铭枢的十师所属大军，自六月中下旬开始尽量利用既有的交通工具调动，没有交通工具可用亦凭双腿迅速行军，云卷旌旗，汗湿征衣，宿露餐风，枕戈擐甲，沿途上，箠食壶浆，夹道相迎的动人景象，使我军觉得能够解民倒悬，登诸祗席，我们虽置身锋刃，亦深幸报国有门了。七月上旬，我军已云集攸县，奉命担任湘江东岸地带作战，任务是由攸县向北出击，攻占醴陵和株州，藉以呼应湘江西岸第七军和第八军的运动，同时亦监视江西孙传芳部队的窥伺，保证北伐部队整个右翼的顺利前进与行军安全。

两师部队的密切配合，并且议定，在陈可钰副军长未抵前线前，两师暂由陈铭枢师长统一指挥，兵员的调动争取到最大的协调，陈师将所属的二十九团也暂拨给张师长率领，他自率三十团作为预备队，扩大右翼的警戒范围，陈师二十八团和我三十六团一直担任警戒和策应的任务。于是独立团在左翼佯攻醴陵以南要地泗汾的敌军，牵制其主力；三十五团、二十九团则径向醴陵东南要地的清水港攻击前进，其任务是主攻，并预定破敌后即跟踪追击直指醴陵。

按照张师长的战略设想是解决涪陵之敌后，残余可能败退涪陵城，亦可能溃窜萍乡（江西境内），因此必须控制或切断萍株铁路线，才能肃清萍株线以南的敌人，巩固湘南广大地区的胜利成果。果然不出张师长之所料，退入涪陵之敌继续弃城北遁，大部分东窜萍乡，我三十六团完成东线警戒任务向师部靠拢时，涪陵民众已争取出城瞻望革命军风采。张师长设师司令部于柳树坳，令各团分别进驻城东北、西北各要点，再加强警戒，其余直属、后勤、辎重等队伍均在城外宿营候命，直至陈师长率三十团抵达，大队始整饬仪容进城。攻占涪陵之役，咸认为倘二十八团及我三十六团如不受地形限制，在警戒和堵截溃窜萍乡之敌的同时，能迂回涪陵之北，当可全歼吴佩孚的唐福山、谢文炳部队，使其片甲无归。至于株州之敌，亦已不堪一击，我十二师和十师自涪陵向西扩大战果，唾手而株州亦下。

攸县的胜利，是叶团独奏肤功，而涪陵、株州的胜利，是十师和十二师共同创立的辉煌战绩，也正正是旗开得胜！较大规模的部队配合运动，提供了我军以后攻平江、围武汉等几个大战役的实战经验。

我第四军当年前进的神速，使整个北伐战争奠下了最良好的基础。关山飞渡，制敌机先在全国人民面前建立了不朽的形象，我们的胸膛中也铸下永恒的记忆。

三、仁者之师，天下无敌

株醴两线涤荡敌焰，浏阳已陷入无险可据的空虚局面，湖南省会重镇的长沙，也就尽失屏障了。第七军和第八军乘我东线捷报飞传之际，向湘江西岸敌人施加重压，吴佩孚留驻长沙

以右的部队处在后援难继，归路随时可被截断的困境，所以七八两军一举而攻克长沙，浏阳亦仅在小接触后为我十二师鼓勇攻下。根据我们判断，敌军只能集中撤退到铁路以东沿汨罗江布防，扼守平江，以图屏蔽岳阳、避免武汉暴露。

株、醴、长、浏的归入北伐军掌握以后，形势一变，我十师、十二师奉陈可钰副军长移驻醴陵时的命令，分别在醴陵、浏阳一线整休候命，但实际上我们正在密切注视平江敌军的动态。

第十二师在浏阳约有二十天留驻。以我第三十六团论，除极力整训战备外，并切实安抚地方、搞好群众关系，革命部队当时有一个最重要的措施，便是在军事行动的同时，随部队的战斗流动我们处处开展政治工作。其一是发动一切积极力量进行革命宣传；其二则是因为天气炎热、霍乱及时疫蔓延，不但部队病员增多，而且民间的疾病亦很猖獗，我们部队虽然卫生设备单薄，仍然在一面医疗重病兵员，一面在为群众施医施药，这就很足以扩大了革命部队苏解民困的影响作用。加上敌军在岳阳截留大批淮盐，强行充公，这等于封锁了食盐南下的供应，纯致盐商裹足，人民面临生活缺盐的威胁，我部队的食盐亦须由后方运来支援前线需要，很显然的，这也正正暴露了北方军阀事无巨屑都处在与人民为敌的立场，我军虽不能大量接济当地人民的食盐，却也尽力配合人民生活要求吁请后勤军需部门源源解运，酌量划拨供应市场，这一着不下于千百门大炮机枪的威力，人民望风拜手，剖胆相从，有自动来密报敌情的，有远道从平江潜出苦诉要我军早苏民困的，更有许多民团局（注：当时在两湖一带此种组织是民众自卫的一种模式）来人来函表示，如果我军需要民伕输送、找乡人向导，他们会不辞劳苦甚

至豁出生命来效力的，这种赤子的心肠使我军再一次理解到所谓“东面而征西而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为后我，后其来苏”的真实意义。自古以来，仁者无敌，此一番真理，我个人在军中可算是既目击而又铭心坎，不敢云忘。为了全面地贯彻北伐军的革命主张，在三十六团和在全师的党委会上，我都曾反复强调，并且也努力从本团和自己个人做起。

四、饮马长沙水，风雷震洞庭

据师部通报，我军第十师即将到浏阳。南方后续部队第一军整个军已集中株州，第二军两个师不日可开抵醴陵，第三军一个师已到达茶陵、攸县一带，第五军一个团已由粤北边境越过汝城。

如此的大军云集，千里旌旗，军容的壮盛，难道还不使敌人胆丧心寒吗？反观吴佩孚的情况，已据确息华北南口方面、河南及湖北西部都同时吃紧，兵力分布范围太散，湘中湘北常吃败仗，亦已无兵可调，尤其指挥系统庞杂，兵悍将骄，战斗意志低落，所以纵不交绥，胜败已判。

我师地处前线毫不怠忽，时时在枕戈待旦中。前线战报，北伐军总司令部的行营已设有前进指挥所在长沙，蒋介石总司令于八月七、八日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白崇禧、唐生智、朱培德、李宗仁、袁祖铭（川、黔军参加北伐部队被编为第九军第十军的黔军首脑）、陈可钰等军级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上对当日的敌我形势作了总检讨，对我北伐部队军风纪和政治工作也举出了一系列的成就和不足，而为了彻底执行赏罚严明、奖惩有据，对某些人和事痛加鞭撻和限令扭转，对一些贻误戎机造成局部或全部损失的干部和事态作出处理，对阵亡的官兵一律查

对名册予以抚卹，并在所有光复的城镇举行悼念，至于依于战略部署率先完成任务、创造战果、连战皆捷的单位，即如十二师独立团叶挺部、十师攻克株州某部、七、八军攻克长沙某部等均受到精神奖与物质奖的殊荣。

会议还颁发了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把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和湖北一部分附义部队合编为中路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中路军再分为左、右两纵队，八军和鄂军为左纵队，纵队指挥由唐生智兼领，目的是攻取岳阳、直趋武汉；以第四军和第七军为右纵队，李宗仁为纵队指挥，右纵队内又把四军指定担负本纵队的右侧作战，把七军指定担负本纵队的左侧作战，左右两侧协同前进，其预定要求是分别迅速扫荡汨罗江以北和平江一带地区之敌，直逼通城，抢占羊楼洞。

把第二军、第三军组成右翼军，总指挥是朱培德，其任务是以巩固攸县、醴陵的防卫为主并监视江西之敌孙传芳来犯，确保中路军进军的顺利。

把第九军、第十军组成左翼军，以袁祖铭担任总指挥，根据该两军当时所处的湘江以西沅澧两水一带的湘西北地区，所以交付给左翼大军的任务是布防洞庭湖西面和西北面的整个半弧湖滨要地，稳定常德、临澧等重镇，相机进击荆沙。

剩下的第一军、第六军为总预备队，由蒋介石亲自指挥，集中长沙浏阳，随中路大军的战斗推展逐步跟进。

另外，北伐军已配备有航空队，依总司令部规划早经在衡阳及大托铺两地急建机场，以为空军基地，航空队由行营参谋长白崇禧直接指挥。

这个作战计划在当日的战争观念看来是庞大而复杂的，几

个大兵团在几千平方里的范围内呼应运动，它本身之所以能发挥效应的话，是端在步调一致，灵活配合，而参谋长白崇禧的居中协调，将士用命，遂使良好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前线战无不克、攻无不取，实本于此。

我当时只是团一级的干部，也属于既负责指挥亦直接战斗的一员。我不愿意历史的真面目因年久被湮没，也愿意对历史的人物用历史的眼光去评价；如果说我的岗位更接近基层，那末，我更希望我能透过回忆，反映出北伐战争的每一个转折中基层员兵的普遍观感：不贴金，不抹黑，只认清什么是敌我！

长沙的军事会议，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和力量，北伐军的铁拳使人拓展了历史的视界。紧接着总攻击令的下达，洞庭湖上响彻了革命的风雷。

五、电扫汨罗江，打通湘鄂路

陈可钰副军长参加过长沙军事会议，回到我军浏阳驻地社港市的前沿阵地，颁发我军向平江进军攻击命令，其要旨是：

由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指挥三十六团黄琪翔部和独立团叶挺部担任攻平江中路；

以十二师的三十五团缪培南部担任左翼伴攻平江西南高地牵制敌人正面主力；

由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指挥所属三个团，越过平江东南渡汨罗江插入平江城北面配合中路十二师的三十六团和独立团。

这一部署是根据正确线报对平江敌军的全面了解所作出，各部队伍均需按照命令即日完成准备并进入攻击位置。

我三十六团自醴、浏两次战役都被安排在警戒、掩护和管理战场的善后工作中，此次面对攻击平江，接受了和叶团并肩

主攻任务，全团上下都颇觉得有一展身手的愉快，同时也有点认为好钢用在刃口上自负和引以为荣。我团和叶团联合侦察所得，知道平江守敌是吴佩孚所属二十五师陈嘉谟之一部、第五十混成旅部陆沅部、桂军所谓第一路司令韩采凤部、湘军杂牌军周凤岐部等，城防部队由陆沅以蒲平镇守使兼平通警备司令身份统御，加上在平江外围汨罗江南岸附近的兵力约有四个师大概在五万人上下，而平江城东南端以至西端，甚至环平江城汨罗江北岸，皆多山地峡谷，所有山岭、塘坳、大小道路，均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城东几个险要地段，也依险筑垒，使与平江城互成犄角之势，尤其经过我团探报及土人密告，敌人在可以设想到我进军路线，都加布地雷、蒺藜等障碍物，并砍倒大树，推下巨石，自以为这就是“金城汤池”，我军断难飞越。敌人还在汨罗江南岸平江城东南鲁肃山密密麻麻地布置了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从敌人的数量、所据的地形和拥有的配备等等主客条件看来，似乎都是压倒优势，我三十六团和独立团愿意接受这场硬仗的考验，并且有信心接受这场硬仗的考验，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曾经磨砺以须，和我们配合的还有左右两翼可靠的兄弟部队。

张发奎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对敌情的判断很少出现过差错，他的攻击部署也很少会过早或过迟，而且在前进的行列中他很少把自己的位置放在火力网的后面，命令就是命令，硬得象铁！连他自己接受指挥者的命令时也是一样。他下达的指示是：以叶团居左，迅速越过止马铺抢渡汨罗江，即派遣轻装队伍沿河岸向左翼三十五团缪团长所部密取联系，而主力沿汨罗江右翼占破壁滩、狮子岩直逼平江县东城，以我三十六团全团居右，坚决执行陈可钰副军长命令从白米湖驻地开始拂晓攻击，

经霁茅源、金窝抢攻平江城东北面，由于叶团和我三十六团须要轻装，张师长命令将炮兵营拨归三十五团缪团长指挥，以便从左翼发挥炮火威力压逼正面之敌，通讯兵一面前进一面敷设电话，张师长所率的直属队伍常常与我两团保持最近距离，他的声音在电话上我们一直听得到。因为我们的部队已经在平江县境内运动，各乡农民当时都自动组织起来沿途为我们作出许多有效的向导，例如敌方主力阵地的所在，什么地方有敌布地雷和什么地方已经倒树、垒石、放置铁丝网堵塞了通路，甚至山川河流的地形地物，他们的提供，大大帮助了我军的搜索，而且都与我们探报讯息基本相同。我个人以三十六团参谋长的本身职务感受，觉得人民的如此竭诚协助，作为革命军人怎能不涕零拜嘉呢？老百姓是不但忘记了劳苦，而且还置生死于度外呀！

每前进一个据点，我都向师长和叶团以及左右翼兄弟部队通报。我团途径霁茅源向前挺进，迄未发现敌踪，黄团长认为前卫前进绕路太多，过于缓慢，下令改右侧卫，俾大队迅速疾驰，正当发令传达，当地农民紧急通知，金窝山西坑有敌兵扼守，黄团长即令前卫第二营冲刺，右侧卫紧跟压阵，二营果在山西坑东口与敌遭遇。线报：对方系韩采凤部，军容不整，我严阵以待，敌竟派人献出步枪两杆，伪称投降，我前锋以其形迹可疑，显系居心叵测，并判断其阵脚动摇，可能藉献枪诈降延缓我军前进速度，方便其队伍退窜，我洞烛其奸，当予猛击，敌果丢盔弃甲逃遁，我乘胜直追，逼近平江城东北一带高地。高地上，敌军居高临下，本来地形极占优势，团长及我同在一处指挥，一、三营同时赶到，仰攻虽然费劲，敌人见我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攻势凌厉，早为气馁，竟放弃高地，退至汨

罗江对岸凭河顽抗，弹发如雨，团长遂率二、三两营转向县城西北迂回，附敌之背，我率第一营及其余各部仍坚持原方向进攻，充分利用地形地物，逐点争夺，互相间火力炽盛。当时张师长所率的直属部队在叶团位置，向我团通报右翼第十师已越过三眼桥与敌激战，我师左翼三十五团缪培南部亦在平江西南向鲁肃山一带发动声势浩大的佯攻，与我三十六团位置毗连的独立团叶部正冲过汨罗江进抵金窝，闻平江城东北枪声密集，料我三十六团已攻至城边，即飞报张师长、叶团长并率部争取与我团会合，此时张师长亦正亲自指挥直属部队抢攻城东童子岭，掩护叶团所有预备队向我团靠拢协攻。当叶团全部进抵平江北门，我所指挥的三十六团第一营已从正面击溃敌军，敌军狼狈败退城内，一营前锋就乘势蹑尾突然插入，迅速扩大突破口，我随即分兵一部抢占城外西北一带高地对全城外围进行警戒。同时命令我团旗手把军旗插上城头。

我率队沿城内街道逐点搜索并进抵敌将陆运旅部，四面枪声呼啸在头顶耳畔，城外我军大力压住敌人，巷战状态持续，团长亦已率一部分兵力进城与我会师，通讯兵已抢修城内电话线并接连城外我军各个指挥点。我黄团长知南门敌军尚未肃清，为防其据以反扑，遂嘱我把一营仍交他指挥赶赴南门，命我重返城外西北高地继续指挥第二、第三营执行短距离控制。此际独立团中一部赶到城内协同三十六团巷战队伍紧紧咬住敌人，陆运所部虽困兽犹斗，终已气夺，不堪再战，原来由陆运分配在城外的守敌亦支离破碎。当时在我未率队冲入城内前陆运企图背城借一的打算，早是我团预料所及，所以我和团长分领各营抢攻的部署中，便有意躲开正面转移敌人注意力，团长所率的第二、第三营目标较大，荡开西北角吸引了敌人，我率第一